簡松草堂文集

簡松草堂文集卷八

錢唐張雲璈仲雅

鄧艾論

人知鄧艾之功多在於破蜀而吾以爲鄧艾之功實在於亡吳陰平之舉特一時僥倖以成功未足爲艾奇也初姜維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因表後主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後主聽黃皓之言遂寢其說此蜀備之最疏者若早如維言艾縱有十萬之師安能行七百里無人之境以氊自裹推轉而下陰

平之道哉又鍾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劍閣徑出江油未至百里章先破蜀兵三校艾使章先登遂長驅而進是會亦與有力焉使當日諸葛瞻等不敗艾行危地必至飢疲姜維非劍閣會不得進則迄無成功而贏車之來未可必已裴松之注引袁子之言謂劉禪數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以反矣每讀此未嘗不歎息痛恨於全國之譙周雖萬死不足以謝先主武侯之靈也故曰艾之入蜀成於微倖云爾惟艾爲尚書郎時上言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

萬人淮南三萬人且田且守歲完五百萬斛以資軍食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糧也以此乘吳無往不克矣宣王從其計卒以此取吳是艾雖未預平吳之役而其深謀遠慮於東南之事者實開其先功當不在羊叔子下晉武但流涕於太傅而不及征南豈以其首敗而末之知耶伐蜀之冤段灼一理於泰始樊震再陳于咸寧獨平吳大功竟無人齒及惜哉

曹沫不得爲刺客論

史記刺客列傳首載曹沫劫齊桓公一事吾以爲非也按索隱曰此約公羊爲說然彼無其名直云曹子而已左傳魯莊公十年會長勺用曹劌謀敗齊而無劫桓之事十三年盟於柯公羊始論曹子穀梁此年惟云曹劌之盟信齊侯也又不記其行事之時據此則曹沫者三傳皆無其人不知太史公何以傳之今卽以傳論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以致莊公懼而獻遂以和其人固無勇無謀者也魯地之喪卽沫之所爲而乃於盟會之際執匕

首强劫大國之君無禮已甚以爲勇乎使其辨論
之際齊人已從而兵之劫於何有以爲謀乎齊君
卽許而仍倍沫亦無如之何使無管仲之言三戰
所亡之地不惟不能返勢必加兵於魯雖劫何益
其時齊桓方示仁義於天下沫果能旣盟之時進
說大義以動桓公未必不返侵地又何必劫三者
皆失甚無謂也此游士之習後來唐雎之對秦王
卽祖其故智耳困學紀聞謂戰國之風春秋初未
必有此誠然且其事亦與專諸等迥異所謂刺客
者謀在事前忽然而發智者不及防勇者不及禦

如專諸聶政所爲極難而其事甚疾有鷹擊電掣之勢眞刺客之所爲也荆軻已嫌其疏矣若豫讓高漸離激於一時忠義志在報讐亦與刺客不類而曹沫更非其比吾故曰曹沫不得爲刺客也

以劌爲沫先儒多以爲聲近而字異如杲卽曹劌困學紀聞謂其問戰諫觀社藹然儒者之言而目爲勇士列於刺客之首何其卑視曹子也梁諫庵史記志疑云案莊公九年敗乾時後至十三年盟柯中間有長勺之勝是魯祗一戰而一勝安得有三敗之事齊桓會北杏遂人不至

故滅之遂非魯地何煩魯獻皆妄也作論後讀

此復記之

匡章論

公都子謂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止謂子父責善而不相遇夫子父責善何至有不孝名且通於一國孟子不言責善何事而其說似諒章子之心而曲爲全之者閻徵君百詩云父責善於子而子不受父逐其子而人絕之可也子責善於父而父不受因逐其子而人絕之不可也其論平允與雙峯饒氏之說合愚按國策章子之母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齊威王使章子將曰夫子之强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

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是章子終不敢葬其母也其言大悖夫父之殺其母未知果當於罪殺之而僅埋之馬棧則父之剛暴無理可知其埋也直亂命耳父在不敢改葬是也父沒而不從其亂命未爲欺父夫婦齊體安知父非因一時之怒其後未必不悔章子若哀泣而請之亦未必不令改葬章子亦第云不得父之教非父有遺言明示以不許改葬也且以戰勝之功奉君命而更名正言順不欺其父而又得禮

於其母此誠兩全之道宜章子所願望而不得者乃固辭不可使其母終沈淪幽滯是前此之馬棧父埋之後此之馬棧直章子埋之矣知父而不知有母知有父以爲孝不知有母亦可爲孝乎況又顯違君命也吾不知其心何以自安雖出妻屛子奚裨焉通國所稱不孝當即此即或不然吾終以此事罪章子以大不孝章子其何辭

論牛僧孺杜牧事

芝田錄載牛僧孺帥維揚杜牧在幕中每夜遊公以街子數輩潛隨其後防不虞後牧以拾遺召公戒之牧始隱諱公取一篋皆街子輩報帖云杜書記平善嗚呼愛才之心未有如是其眞且摯者也或者曰君子之愛人以德當牧之頻出夜遊之時奇章不難正言規諭更不難令人潛制之使不得夜遊又何必委曲從事毋乃類細人之姑息乎予曰此正奇章之善用其愛也大都倜儻不羈之士君子多所優容而宵小易生忌刻此輩善伺人短

又値不自檢束之人自必多方捃拾以實其鑠金之口俾上之人欲有所持護而不能至不能持護則讒間愈入雖有平日緇衣之好亦必回易其初心不隙末凶終而不止即或力排衆議而疾之既深必陰相窘辱明敗其行止以撼在上之心蓋必至之勢也奇章愛牧之既不忍拂其意恐規之而不聽必生羣小之心故不復相禁反命衙子潛防其不虞若故縱之者關左右之口而先奪之氣一切貝錦之譖自無可行乎其間及其將去始正戒其後來仍不失君子之意是其始終用愛者善莫

善於此也若以今人當此必怫然怒謝而去之窮其所遊之地逐其與遊之人猶詡詡然以爲吾愛人以德也嗚呼如是以爲愛誠不如其姑息巳雖然有奇章之度牧之之才而後可以出此不然毋寧正戒焉至於再三不從而後遠之亦忠厚待人之道也吾近見事有類此而處之過當者因論及之而不禁穆然於知巳之間

毀文士論

一二年來所見輕儇便僻之輩耳目飽乎聲色心志馳乎利欲不知語言之華不被詩書之澤雜嘲笑以相尚習刻薄以爲能翕然成風十人而九偶有一二褒衣大袑者厠身其間必相與非刺之或嗤爲措大風味或指爲傖父面目或素識其人未可盡非則又變其辭曰名士習氣長筵廣座恣爲詆譋資其談助而一切齟齬拾牙後慧者既以若輩之易近而又樂其言之便於身圖遂不禁隨聲而附和焉縱有起而與辨者彼必自護其前說又

從而甚之以爲文學之士是堅僻者之僞爲也是無用者之託跡也迂拘曲謹之士畏其鋒而莫能與爭亦復深自韜晦不敢顯然自附於文人之列以避其訴病比比而然是誠未可與辨也夫文士豈易言哉班揚之儔不世出無論已卽有摛豔薰香鏤金錯彩者亦未數見彼人之所謂文亦就其所見云爾風月鄙俚之辭銜口而率臆雖兒婦人亦能解焉彼以爲世間之文不過如是而已能解之因能毀之使有眞才在前彼乃不知毀卽毀亦不足爲病有問於予者曰文士何害於彼彼亦何

若爲此其有故歟予曰其故有二彼平居無事溺於徵逐不克自返又懼人援讀書談道之事相繩訾謷其所爲故倡此說以杜其口而張吾之勢易繫所謂誣善之人其辭游者是也故其說不出於販夫賤豎而反出於名家世胄之中又或紇字不識自媿白丁一切牋奏啟事不得不藉手於捉刀慮其恃才而傲我也故爲輕訕之言使之氣奪然後可以奴驅之而惟其所欲所以孤寒之士寄食於筆耕墨傭者罹其毒爲尤甚嗟乎其毀不足介意毀而有害如此此亦大可哀已夫文士非無可議

之處要必有當議之人稱其長而又不護其所短特不容若輩得置喙其間耳如彼之說將盡一世之人相率而趨於闒闒而後已也使一世而盡闒闒之人尚可與交也乎哉

毀文士後論

予既著前論將以示其友汪博士劒潭意有未盡復申言之夫人之毀文士者已如彼矣然思所以被毀之道不起於毀之之人而實起於人之自毀何則所謂文士者大都有所偏而不中者也幸而遭於時則才有所舒心平而氣和持論津津不詭於正道不幸而蹇於遇因積其感憤無聊之意一變而爲放言高論再變而爲嬉笑怒罵舉平日所爲雕肝琢腎者若不勝厭棄菲薄之心而同調之人亦且任嘲訶而不顧彼豈眞樂爲是言哉不過

逞快辨以洩其湮志鬱氣已耳怪其言者未嘗不悲其意也庸鄙之流莫喻其旨拾唾餘以滕口說其始供譏評於老學究村夫子之輩浸淫不已即閎博媕雅君子皆有所不免謂若人且不自貴重而世又安用此爲不得謂非致此者之過也於是師以詔弟父以戒子咸謂文士不足爲徒令靑衿學子目染耳濡狎侮嬉戲之習若鶩趨之而敦敦書案者避之惟恐不速阻嚮往之志而長優游之風莫此爲甚予少既不學長而無成局促戶牖交游不廣聞閒淸華歷落之士每心折而慕其爲人

譬如寒儉之家出而游五都之市見金玉琳瑯下及花瓷文竹莫不目眩心駭有厚欲焉豈非所見者淺而易生其愛重也乎若夫標榜爲高文人陋習固大雅所弗尙已

讀酷吏傳

古無酷吏漢初亦無酷吏太史公特列以爲傳此刱格也世謂自郅都至杜周十一人中而刑族者居其八雖以郅都之公廉氣節亦復不免以獨先嚴酷且首列之見谿刻之斷不可爲用垂戒之意深切著明也余曰是固然已然酷吏之所以爲酷者仍恃朝廷之法使天子持其平或知其酷而不任用雖郅都百輩又烏從逞其志而肆其毒哉故行其酷者酷吏也而成其酷者天子也太史公深慨焉故於諸人之傳一則曰上以爲能再則曰上

以爲能上既能之則深文曲法何所不至雖明知張湯懷詐面欺仍爲案誅三長史以謝之葢喜其酷而惜其死總以爲能之一念橫於胸也太史公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其垂誡豈在郅都諸臣哉此作傳之本意也

積氣成天說

易乾卦疏云乾卦本以象天天乃積諸陽氣而成天故此卦六爻皆陽畫成卦也解乾卦最精確列子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此疏語所本楚辭天問曰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於是注家遂有九天之說然積氣成天之說固不僅以虛無測也後世歷家謂天有十二重日月星辰運轉於天各有所行之道即楚辭之意而推廣之十二重者最外為至靜不動次為宗動南北極赤道所由以分次為南北歲

差次為東西歲差次為三垣二十八宿經星所行次為塡星所行次為歲星所行次為熒惑所行次為太陽所行卽黃道次為太白所行次為星辰所行最內者太陰所行白道是也蓋天實實有此重數日月星辰各麗一天而各天之行又皆循於左旋之天可以管窺表測知其上下高卑而亘古以來垂象若一理有不可誣者西法雖有十二重數而二歲差天其動甚微歷家姑置之勿論測甚之根在靜天者其用卽寄於地故入算而有象可指仍止九重卽所謂諸氣之積使然第不必如舊說

諸天重重包裹皆爲實體作葱本之喻耳故火星能割入日天金水二星又時在日上時在日下使皆實體安能出入無礙乎使但屬虛氣絕無界限則日月星辰又安能高下有常乎葢諸氣本虛積之厚則虛也而近乎實矣

養蘭說

嵇六贊府性愛蘭購蘭數十盆皆有品目躬自培植不假手於奴隸春時方寒置密室中猶懼其凍熾炭於旁不敢施勺水箭纔寸許慮其或僵也時以指消息之出見人所蓄蘭遇風日中乾則以水灌之笑曰是烏知養蘭之道乎歸視之彌謹無何蘭漸萎贊府悒怏累日深恨護持之未至也再出見人之蘭則濃色可掬藥若若將放矣乃大悲語予曰吾今而後知蘭固天下之賤卉也吾護之如頭目愛之如子弟得蘭之性者宜莫我若矣乃反

不如他人之榮是豈足爲品之貴乎予曰此非蘭之賤乃予不得其貴之之道耳蘭雖國香其質固草木也草木則有草木之性予乃以己之性爲蘭之性豈蘭之所欲哉名爲愛之其實害之予未聞淮南之言乎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予之於蘭得毋類是予但時其風雨燥溼而已其他無事屑屑也贊府曰果如是乎若姑試之明年蘭大盛今夫偏於愛意非不善也一不當而弊已若此況以戕賊爲心者哉

去官說

官之去有二有官去人有人去官何謂官去人其人本無引退之心而人事錯迕或被吏議重則鐫秩輕則降階蓋不意其官之忽去其去也出於其人之意外者也何謂人去官官本無它而閱歷既久名心已灰深明於憂患之故毅然抽簪投紱而去者其去也原在人之意中者也等去也而意中與意外有極不同之致焉官之去人也人固不願去者也不願去則必多方以求免者矣有委曲以圖全者矣何俟奔走竭心力而爲之不能挽回於

萬一而官之去如故人固無如官何也人之去官也志在必去者也志在必去則有韜晦以自藏者矣有病而求息者矣若不勝其厭棄菲薄之心而謝之惟恐不速一意孤行排衆論而獨求其是官固無如人何也至官無如人何而後所謂官者乃可以言去不然勉彊以離之又勉强以合之逆其後人欲去官而官反不能去人於是日宛轉於顛危折挫之中而無由自拔甚至已無官之虛名徒受官之實禍退遂不能繫援無路雖去猶不去也豈不大可畏哉若夫恬退之子矢志林泉高抗之

徒遺榮軒冕此有別有懷抱者也未可以一概論

文選注例說

李善之注文選自有其例不明其例則李注之次第不可得而知也凡五臣注闌入李氏李氏注淪於五臣者不可得而知也且有非五臣注而涸淆於李氏者更不可得而知也例者何如諸引文證皆舉先以明後以示作者必有祖述也或引後以明前示不敢專也又如同卷再見者則云已見上文它卷再見者云已見某篇務從省也舊注並於篇首題其姓名有乖謬乃具釋必稱善以別之不攘人以爲已有也其引詩如自引則稱毛詩若舊

注所引則止云詩蓋劉淵林張孟陽諸人之注引詩未必是毛詩觀魏都賦牒牒埛野注可見也引漢書如太子報桓榮書之在榮傳谷永與王譚書之在永傳之類不稱班范二史也音釋多在注末而不在正文下凡音之在正文下但取簡易者皆非李氏舊也稱然則單用然字此通注中如此其有則字皆後人誤增也凡此皆李氏注一定之例其後輾轉合并遞相羼雜往往舛錯幾不可讀顯慶奏上之本無復廬山眞面矣何義門陳少章據袁本茶陵本雖何櫛字比僅得十之四五近鄱陽

胡果泉中丞據宋淳熙尤延之貴池重鋟本參以袁茶之校而互訂之成考異十卷反覆詳論李氏之舊雖未能盡復然已思過半矣胡氏言文選之異起於五臣然有五臣而不與善注合并卽合并矣而未經合并者具在卽任其異而弗考無不可也今世所存僅袁茶及尤延之本或沿前而有譌或改舊而成誤制裂刪削殊非崇賢舊觀是李氏之注一厄於五臣之合并再厄於尤氏之增刪故五臣而闌入李氏者猶可考非五臣而闌入李氏者無由正也惟一準乎例尋流而遡源或不致迷

途之難返云爾

雜說一

傀儡非人也當其逢場則舉止動作固全乎其爲人也既全乎其爲人人亦不得不以人視之而不知舉止動作皆有使之者傀儡不得而自主也使之者見傀儡之不能自主而人且人之則愈巧其舉止動作令人忘乎其以傀儡視傀儡而直以人視傀儡於是傀儡之狀愈神而使之者之用則愈妙

雜說二

富室業質庫委其任於司事者司事者復分其任於各司筦鑰之人無何大折閱司事者懼其主之歸咎也逐其人取所虧令後來者代爲償且嚴約毋許更遺之後人於是各筦鑰者羣譁然訴曰吾不知前之人猶後之不知吾也以吾之入代償於不知誰何之人是待前之人何其厚而待吾何其薄也前之人既可遺之吾而毋許吾遺於後是待後之人又何厚而待吾何薄也且吾本未折閱今所償如是若惟恐吾之不折閱者寧有是理乎司

事者怒曰我何知我但知取盈焉以告無罪於吾主而豈能爲爾計耶爾不償則自有償焉者各筦鑰者不敢言咸相與怨沓有笑於旁者曰子曷不返其所司脫然而去彼司事者當無如子何又何庸怨爲各筦鑰者曰正惟吾不能脫然去以至於斯也旁觀者曰若是子殆將忍之又誰怨筦鑰者皆不能答

雜說三

予之戚楊措卿得春蘭一叢葉長而深翠抽蘂高數寸以爲佳種也頗珍之越宿花放大於常花而絕無香大恚曰蘭爲香祖今無香安用蘭爲有客曰不自衒以媚人此韜晦之士也蘭固似焉予何以訾之又客曰有其名而無其實此直僞君子耳曷足貴乎措卿以二說質於予予曰吾於僞君子之說有感焉蘭於是乎遂刈

雜說四

邑有瘈狗人逐之狗不自知其瘈也怨人之逐而反噬焉人惡其瘈而怨其爲狗姑置之狗於是以人之不較也遂逞其瘈而噬愈甚而人亦竟無如之何安得世有提彌明者搏而殺之以快於人也乎

雜說五

數人同臥一室當其酣寢也囈語夢魘其膠膠擾擾於魂夢之中而彼此皆所不覺至夜半一人忽醒它人之囈語夢魘靜中聽之未有不失笑者而不知已未寤時亦復如是而苦不自知耳幸而忽醒前之囈語夢魘既已過而後之囈語夢魘不復來它人之囈語夢魘正不知其醒於何時也而其人則居然遠矣雖然既在酣寢中欲不囈語夢魘勢有所不能惟視其人氣稟有清濁入夢有淺深而其醒也有難易而遲速夫臥固未有不醒者然

醒而復夢夢而復醒轉輾相尋神氣昏昧雖醒猶不醒矣故曰至人無夢

雜說六

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余謂可南可北非逵路之故也行路者爲之也使裹其足而不前又何有於南北而奚以哭爲可黃可黑非絲之故也練絲者爲之也使守其白而不汙又何有於黃黑而奚以泣爲雖然逵路問途可得尙不至於終岐練絲一成不變遂不可以復故此其中又當嚴辨焉故君子貴其在巳

雜說七

蝸水物也多雨則生每產於牆根甓底下溼之地或有時沿高而升不及半甃然就枯簡松見之歎曰是蝸之不知量也蝸於牆根甓底涵淹卵育則固其所倘有乾暵之處一旦厭泥塗而思爽塏以爲勝於牆根甓底矣不知升於高則爲風日所爍水氣旣盡進退濇滯黏壁遽死蝸如有知悔何及也豈非其不知量而然哉雖然未可以笑蝸

簡松草堂文集卷八終

簡松草堂文集卷九

錢唐張雲璈仲雅

守貞議

守貞古無是也本不可以訓然其跡在正與非正之間而人之論之者亦在是非參半之列是之者謂納采問名已有所天男子委贄而君臣之分定女子許嫁而夫婦之議成非之者謂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是必與之齊而後終身不改焉未嘗與之齊而爲之守則過矣歸氏震川至比之於淫奔而趙氏駁之又以爲不死而改嫁不遠於鑽穴踰牆

皆過激之言也女子不嫁守貞可以爲難然於禮實有不合而情未免太矯此其人必具堅忍不拔之操其性偏至難以與論中庸之道其人顓愚未可與聞經義之言惟世之貞女實有萬全之一途多不知由必欲至於夫門不嫁之嫁誠非禮之大者所謂萬全之途何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不得不然之勢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此萬古傷心之語大義所在無可如何今夫既死而不欲爲二姓之更正可以遂其不遠父母本懷相依終身盡吾孝而完吾義誠萬全之道

也夫守節之婦飲冰茹蘖爲之仰事俯育事經百
折而其心不回蓋義也而恩在其中焉若未嫁之
女其於夫家止有義而無恩守貞者亦不過守吾
之義非於其夫有莫解之恩必赴其難而報焉者
也平日處深閨之中不肯輕見一人輕出一語有
言及夫家者則回面反身以避之乃無端而自居
於婦焉無端而自居於母焉無端而治其家事焉
豈弱顏之女所敢出此毋乃非人情不可近乎故
守貞各行其志無所爲非守貞而必欲至夫家則
非矣吾謂願守貞者當遣人告於夫門素服終喪

平日不御華采終其身於母家如是而已矣使必欲離父母而往夫家是可略其守義之微而罪以不孝之大其誰曰不然

毛稚黃有室女不當守節議此特推廣言之或曰如子之言有父母則然矣無父母則何如予曰有兄弟在曰無兄弟則何如予曰豈無伯叔之家在君子論其常不論其變未必貞女之家恰值絶無一人必欲窮其說當有變通之道自在臨時斟酌非議禮者所得預也近世有未嫁夫死而夫之父母欲其女之來守者亦有女之

父母欲其女之往守者非出女之本志悖禮蔑教之大無逾於此是誠不知何心又安可常情度之哉自記

撫綏歸順流民私議

前伏讀　聖旨念川楚教匪中被迫從賊者多敷脅從罔治之　恩示咸與維新之意憐彼蠢愚命之解散仰見我　皇上大度如天既往不咎去其賊黨之號予以良民之稱稍有人心者一見　恩旨自必翕然來歸如水就下近又讀　恩諭念彼民既歸之後應有綏輯安插之道流落者如何資送還鄉失所者如何編丁占籍　命經略大將軍諸臣悉心妥議凡含齒戴髮之輩莫不感激涕零矧此一生九死之徒當更懽欣鼓舞現在未

知經略等所議若何且實在情形非可得之懸揣自分世受　國恩雖身伏衡茅心維　國是故作設身處地之想竭千慮一得之誠敢議肉食之遠謀藉效芻蕘之一獻自成私議冀合公言

皇上指示明成化中項忠原傑先後辦理荆襄流民具有章程或可採取因檢讀二臣本傳項則謂丁壯成邊餘歸本籍原則謂增置府縣悉附編氓皆因時制宜之道自可倣行而酌古準今之方仍須通變竊意撫綏之道其事不一而其要有三三者自有難易固宜分治以爲功三者無所後先皆

當一時而並舉其一曰挑選壯健以入兵籍也賊營中凡助賊為虐反戈相向者卽此等少壯之人餘老弱無能者不過供役使而已若輩久在賊中習於戰鬬又深知虛實若以賊殺賊猶以毒攻毒較勝常卒數倍此輩既無可復之業又乏治生之資　朝廷既已招徠勢不得不出帑金以養之以彊力之精神享優游之歲月而桀驁不馴之氣久攻漸恣又恐別生事端與其費財以養無著之游民何如計口以養有用之兵卒以現在之勢不添數萬壯兵亦於事易集而添民之利遠勝鄉勇鄉

勇乃烏合之衆無籍可稽有利則來無利則去雖聚易散有賞無罰賞或不愜於意易生怨言且可爲鄉勇者卽可爲教匪或今日去爲教匪明日來爲鄉勇皆不可保之事鄉勇之初本村落百姓自相團練爲目前守望之計耳乃其後州縣賴之又其後大軍賴之往往告捷文書動言鄉勇出力公然形之章奏直明示以　朝廷兵少豈非墮軍實而長寇讐乎韓愈之言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今無待於召募而收自然之益甚善莫善於此矣其二曰查明田土以復本業也教匪之來剽刦

村莊燒燬屋宇瞀之而去大率皆無籍之人矣然居址雖無存而田畝尚有可稽者當令願回本籍之人先報明隸籍何州縣有田若干坐落某鄉家有幾人現存幾口然後督撫分檄州縣核對花戶令其領歸依常執業其有田地雖存而無人來認者或死亡殆盡或逃竄遠方應令各省明白張示令有業可復者即回本籍呈報並恐窮鄉僻壤不能盡知當普行天下通爲曉諭以招其來定期一年或二年爲率過期不來領認官收其田轉給他鄉流落之不能歸者初復之業二年錢糧全免三

年減其半五年後如額其有雖回本籍而原無田産者聽其執業如此則民氣可復而居者如堵矣其三曰分隸各籍以成土著也來歸之民本係窮氓別無産業其家又死喪略盡親串無存無所依傍或本子身單立是著處皆可爲家有地即成安土宜逐一詢明按人數之多寡分置川楚豫陝諸省各州縣籍其姓名口數分隸之後即爲本貫毋許再入他籍各任所長量爲安頓以爲謀生之道此曹雖數逾十萬然壯健既爲兵丁有業復安故土業已汰其大半所餘老弱無依之輩又散居四

方則一州一縣之中人數無幾所以資其生尙易
爲力而亦不患其游手奸朋聚衆滋事以視項原
二臣之盡驅還鄉及別爲附籍者其勢更輕而易
舉也抑更有議者此等從逆之人本無赦律
皇上不忍斬誅　殊恩疊沛出刀鋸而置之袵
席之上可謂仁施法外矣使安輯後或別有過犯
皆當加常犯一等治罪有殺人者決不待時庶幾
恩威並著懷畏兼收良善安而梗頑胥化也謹議

開濬西湖私議

西湖非遊觀地也仁錢海三邑之水利係焉讀樂天錢唐湖石函記知西湖減水一復時可溉田五十餘頃讀東坡開西湖狀知運河可取足於湖水不致有江潮渾濁之患當日水利所係其鉅如此古今固同一軌也西湖之不濬者久矣二十年來僅阮元顏檢兩中丞曾一講求而未竟其事名不副實近則湖日益淤瀰望葑草如田櫂船者取道紆曲不能徑達今年夏旱尤甚水且無矣何言乎利地方大吏未嘗不隱憂之獻議者動云需朱提

二十餘萬當事者輒慌然中止夫事莫患乎有畏難之一心而不深究其理不復旁求博採徒惑一時之浮言因循觀望日復一日事愈難而畏愈甚於是乎相顧束手而不可爲此天下之通病也考東坡開湖狀云計量葑草二十五萬丈度用工二十餘萬工當時湖環三十里後日見侵削

憲皇帝因西湖水利切繫民生　特敕碓勘經巡撫黃叔琳清釐舊址實存二十二里四分乾隆丁丑壬午間又經勘丈爲民佔者復二里有奇除已墾外以一里開除歸湖所存實二十一里餘詳翟

教授湖山便覽迄今六十年侵佔又不知凡幾是今之湖比宋之湖已少三分之一湖身既狹葑草縱極滋蔓必不至加多於二十五萬丈之數卽加東坡言亦第需工二十餘萬東坡當日開湖止費二萬餘貫蘇奏具在可覆按也以古準今當不甚相遠或今時物力不能如古加以員弁篤率及浮冒諸費亦不過三萬金或竟倍計之四萬亦足矣何至二十餘萬之多此所謂畏難而不深究其理也乃惜此四萬金不汲汲爲之反籌十數萬以建靈隱寺大殿靈隱誠宜建以視西湖孰輕孰重孰

先孰後哉或又言必改築石塘若築石塘有採石捻灰立椿葦土諸務費誠不貲不思西湖之土鬆陷俗名香灰泥勢不能載石東坡建隄未聞用石後毀於呂惠卿至南渡重築亦不聞用石非不知石之固也不能用耳且石塘防湖溢也今方患涸何反虞溢溢則自有牐在何必石塘此所謂浮言也嘗與吾友瞿花農通守應謙論其事通守曰吾昔嘗從事斯役矣吾主費少人主費多主多者利其贏也上官方河漢其言雖欲有謀亦如金人之緘矣開西湖與他河異他河可築壩計以土方西

湖之底不能佇足必須船載用罱泥具夾草根而去之湖底自深其草泥或仍傳於蘇隄或擇廢址而爲九仞之山葢湖中泥少而草多堆貯雖高一經風日所積無幾若但貼湖之四周則經雨仍瀉入湖并貧居民侵佔之基前功棄矣雖然開濬一時事也其切要惟賴平時湖牐之啟閉西湖之地仰高蓄水全在乎牐仁義禮智信五版宜立專官有私放水者嚴禁之則水常蓄若得倣錢氏撩湖兵之法量置一二百人更善然而有治人無治法也子曰然遂記之以爲私議道光壬午十二月

湖中養魚良法也魚能食草不使蔓延魚利所入可爲歲修之助阮中丞曾一行之而未盡善中丞隨去事遂寢人至今惜之附記

與吳斧仙論祭天有尸書

昨於廣坐有言及祭天之有尸者先生力闢之以爲誣古翌日復承手教辨論備引楊氏信齋之說云宗廟祭享有尸有主者聖人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故設主立尸爲之廟貌所以萃聚祖考之精神而致其來格也若天地山川之類形氣常運而不息有形氣則有神靈祭祀感通其應如響又焉用立尸爲哉周官太宰及祀之日贊玉爵幣之事謂王幣所以禮神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座又親酌以獻神如是而已曲禮疏有說祀天無尸古

人蓋知祀天之不必有尸矣經傳所述宗廟有尸者多矣未有言祭天之尸者惟尙書大傳有帝入唐郊丹朱爲尸之說左傳述晉祀夏郊始末爲詳初無董伯爲尸之說而國語乃言之其言不經難以據信也楊氏之言偉矣先生援引甚當周禮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似乎祭天有尸而張子橫渠謂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夏官節服氏言郊祀逆尸者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說亦與楊氏合然雲璈按秋官上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尸白虎通云周公祀泰

山召公爲尸是社稷山川祭皆有尸以此例之何必祀天獨無且推祭之之義原以人鬼之禮事天爲之立尸似亦可行不然天亦安可祭乎故白虎通云周公祭天太公爲尸許愼引魯郊祀有祝延爲帝尸之文皆此義也然雲璈竊以爲天之有尸無尸不足置喙以言乎尸凡祭祀之有尸者於禮皆近於誣宗廟祭祀之尸類皆以子弟爲之使父兄者僕僕亟拜於下而子若弟晏然醉飽於上瀆人鬼之分而亡父子之倫莫此爲甚若至祫祭勢必諸孫濟濟一堂皆鬼有是理哉先生不此之辯

但嘵嘵於祭天之尸毋亦不揣本而齊末乎若欲姑存其說天既可祭卽有尸亦無不可

簡松草堂文集卷九終

簡松草堂文集卷十

錢唐張雲璈仲雅

答梁夬庵問泮水書

飢驅東來忽忽數月旅懷無俚足下可想見也前辱手書下詢襄二十五年左傳衛侯濟自泮會於夷儀伐齊杜注泮闕据通典兗州泗水縣有泮水以為當在今泰安郡界命僕考之因詢之土人無知為泮水者邑乘亦不列泮河名目按水經注汶牟汶北汶石汶柴汶元和志又有嬴汶禹貢錐指云汶水有五北汶柴汶瀛汶牟汶其一則經流即

大汶北汶卽泮水源出泰山分水嶺又按邑志汶水下云北汶自泰山西北分水谿分流至桃花峪東南流逕新莊東北火樓莊粥店至蒿里山南又逕舊鎭南又東至城南西谿滦河南流注之又至城東中谿環水西南流注之又東南逕金標店東入大汶又西南合流東逕南北望村徂徠西麓諸泉注之又南抵陽關城西分水嶺一源兩分半西南流至界首村北折入長淸縣之中川達於淸河半東南流至桃花峪因名泮水舊說以爲自桃花峪分流非是其大汶經流在泰安境內總匯五汶

東自棱村西至欒任逕二百餘里爲助濟通漕之用渿河在泰安城西二里源出岱西南石縑山之西谿西北流逕龍潭龍池大峪至此而東南入泮然萊蕪亦有北汶萊蕪志云北汶在縣東北七十里源發原山陽由普通莊西至雪野莊鎮折而南流又由大舟山陽合長城嶺南匯水河泉西流合新興泉至泰安故縣鎮與嬴汶合其謂之北汶者以其橫行縣之北此別一北汶非泮水之北汶也錫山顧復初先生春秋大事表於地里考核精詳獨未及泮水具見讀書之難謹以所可考者以復

於足下惟裁擇焉又所聞泰安縣中地名有合於春秋左氏者稽之諸書參之邑志約舉數則爲足下推其波而助其瀾以益征南之癖不亦可乎傳隱十一年公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杜注魯邑在梁父縣南今縣有菟裘城志云在縣東南九十里近梁父僕按後漢書郡國志泰山郡梁父侯國有菟裘聚卽此經桓二年會於讙杜注蛇丘縣西有下讙亭俗謂之夏暉城今治西南一百十里有下暉村臨汶水其遺蹟也傳桓三年會於嬴今縣東五十里有嬴城哀十一年會吳伐齊克博至嬴卽

此漢置縣屬泰山僕按方輿紀要嬴城在泰安州東南五十里北魏移置於廢萊蕪城即今萊蕪縣治則是北魏以前嬴在泰安北魏以後嬴在萊蕪又按泰安志引水經注云汶水出萊蕪原山西南過嬴縣南計原山至泰安百餘里何獨不詳所經且嬴博奉高三邑相距皆在三四十里由萊蕪迤北不置一縣亦非漢時牙錯棋置之制且從征記云嬴縣西六十里有季札兒冢而札葬其子於嬴博之間今嬴距博三十餘里安得其西六十里爲嬴博之間乎則嬴城應在萊蕪此城宜爲奉高城

水經注所云西南逕奉高縣故城也傳成二年齊侯圍龍杜注在博縣西南按水經注汶水西逕龍鄉故城南今大汶口東十餘里有城基俗云鄉城是也經成三年圍棘杜注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按路史注魯棘在汶水北水經注汶水又西溝水注之水出東北馬山西南流逕棘亭南去汶水八十里又西南逕遂城東又西逕下讙城西入汶今縣西南有棘亭經成二年取汶陽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按水經注云蛇水西南流逕汶陽之田齊所侵也自汶之北平暢極

目僖公以賜季友卽此又西南逕鑄鄉城據此當在縣西南樓上村東北又縣東北十五里有謝過城春秋夾谷之會齊侯歸田以謝過城之名以此城南有汶陽田說本通志傳襄十七年師自陽關按水經注汶水西南逕陽關故城今治東南陽關村是也郡國志鉅平縣又有陽關亭傳襄二十三年臧宣叔娶于鑄杜注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按劉昭云武王未及下車封堯後於鑄漢蛇丘縣之所治也又水經注汶水又西蛇水注之蛇水出泰山西南流逕汶陽田又西南逕鑄鄉城西卽所謂蛇淵囿也見定

十三年京相璠云蚍上城下有水魯圖也俗謂之溷須水矣蚍水又西南逕夏暉城即下讙城蚍水又西南入汶今縣西南七十里有鑄鄉城禮記又作祝樂記云封帝堯之後於祝注祝或爲鑄傳昭八年大蒐於紅杜注紅魯地按郡國志紅亭在泰高西北今邑志云在縣南境以上數則因泮河之問而類及之謹質之足下幸指其紕謬

與陳雲伯大令書

蕪城小住得瞻清範十年飢渴慰我勞思誠不願生封萬戶也匆匆還櫂閣下日坐堂皇與民相見不欲以朋蹤浪跡溷瀆清嚴悵惘解維彌增迴望蒙惠大集舟中晝長端坐雒誦覺縱橫卓犖越人心志漢魏六朝諸公如在目前終日揖讓幾忘古今擊節朗吟發聲清亮沙鷗在前撲鹿驚飛度越阡陌未即棲止櫂歌漁唱忽焉中輟有若傾聽兩岸槐柳萬綠壓篷濃罩眉宇讀之既酣舟人進食江漁半尺藜藿一杯引羹進飯雖太牢之奉無此

飫也尋行數墨世儒之見比比皆然閣下驚采絕豔從而振之手造五鳳足翻鸚鵡朱霞麗空長虹竟野所見旣罕心死形廢籌海宣防數十萬言懸河無竭非常之原難與謀始雖未施行論可不朽事之欲改絃而更張者殆不止此安謐得閣下者起而行之妥如置器卽今 朝廷尙賢擢多不次閣下政聲大江南北無翼而飛口不偏肥旁無訾謷竊謂遭際當在斯時斷非虛譽惟閣下鴻才天授又得全家之才張吾三軍而雲璈不識將頤沈沈干冒方家遽陳拙集燕石之貢上儕良璧寸莛

之叩遠擬洪鐘觀者齒冷自顧顏汗然雲璈業此有年學術不純趨向多誤就正有道攻瑕是賴荷有古文八九卷又嘗從事文選有選學膠言二十餘卷惜未寫有定本不能閣下一一指示俾有歸宿且恐鄙人自謂心苦而閣下爲之日笑也龍頷未探豹皮欲留享帚自珍覆瓿不屑詅癡之符閣下其諒之否乎平江千里白雲在天引領升華無任馳溯貢詩四篇聊誌服膺並望省覽不宣

與同年李嵩生教授書

伏惟庠屬三冬起居萬福金泥信遠玉潤名高先生擁南面之皋比看東牀之鵬翮喜可知也雲璈歸自長安欣逢小住去紅塵之喝䕃就絳帳之清風方期狂鳳不飛勞魚暫息而乃未黔墨突又挈歐囊纔許盟心還教隔手飢偏驅我頻徵送別之章事本依人豈是銷憂之日汎大江而西上付離緒以東流於是出龍江之關過鳩兹之國皖公山近綠浸杯中小謝霞明紅拖檣畔網巨口之魚舟尋赤壁破如椽之竹樓問黃岡琵琶亭下銀屏鐵

騎之辭鸚鵡洲邊芳草晴川之句思欲擬古芬於
春藻窮遠景於秋毫而無如駭浪排空顛風斷渡
過沈舟之側長教遊子心寒居習坎之中豈僅書
生膽薄馬銜當晝而邀路蜩象窺客以閃屍豈真
猛士入水擒蛟空說南人使船如馬未免才隨氣
短思共魂銷豪情比肆魚之枯佳句等吳楓之落
幸陽侯不睚眦而修怨天吳每卵翼而垂憐肉脯
猶存布帆無恙自入楚以來迍邅南國之隅局促
西河之館未逢忠敬欲賦權輿我固未離乎衆人
彼自難欽爲國士經時不見清香晝戟之容隨例

一飱冷炙殘羹之色蓮花幕隔醴酒樽空况乎詠芃蘭之童子石恐長頑議糖蟹之門生丁猶未識嵇喜爲題門之鳳韓苻豈入海之鯨雖安世之侯七葉不乏金貂而淵明之子五人誰親紙筆頭顱自笑遽爾冬烘事業難期總如春夢或者謂楚中本名士之鄉郢上是騷人之地而且諸侯好客大府憐才到處逢迎隨時徵逐燒吟邊之蠟刻及半紅飛花外之觴浮來大白衣冠入座無非杞梓之才咳唾隨風盡帶芷蘭之氣未嘗不可推襟送抱藉忿忘憂孰知中郎之屣常閒王粲之樓空閉此

又對樽罍而氣索撫琴瑟而愴懷者矣又或以古蹟雖湮遺風猶在歌郢人之白雪拔大王之雄風章華臺畔宋玉微辭高堂觀中楚王夜夢而且摻撾激楚禰衡之狂態千秋長槊縱橫魏武之雄心一世自可登高作賦懷古興悲然而荒臺舊苑不足登臨意馬神尻徒歸想像取長留之風月靈府才空思借助於江山管城力弱兼以先公奉　命早歲持衡作恩地於是邦者一科乘軺車於此問者兩試憶昔年之講座望斷旌旗過舊日之轅門愁凝鼓角網內珊瑚都沈海底門前桃李早見孫

枝昔我未生於今漸老灑一萬行傷心之血淚結成楚些羊碑數六十載轉瞬之年華即是桑田滄海更復何心憑眺刻意留連惡景凋年長愁送日比三日之新婦閉置車中擬隔歲之星郎徘徊河畔徒嘿嘿而自喻更伥伥以何之冀有庇而虛萬里之裘悔此行而聚六州之鐵非纏腰之鶴雖神仙之地亦不飛笑束脩之羊比博士之家而更瘦徒有損於意氣終無裨於身心陳言汗冰雪之腸俗狀減風雲之色聊憑遠札用訴幽懷先生出朗月之襟期定憐跼蹐具冰壺之胸次應笑風塵今

者江城曉冷龍伯風高山厤宵長雁奴更澀望停雲而寄恨遡流水以思歸攀漢南之柳須知司馬何任食武昌之魚本非吳人所願

與友人論米戶報捐書

今年淫潦爲災民艱於食大府籌備捐款以資接濟意誠美也近聞徵及米戶一例報捐籍以爲此舉過矣歲歉之苦正苦於粒米之缺大府所以多方籌款者亦以乏米之故也方且招徠米客欲其源源而來前奏米船所過關津免其納稅得
旨允行寬其禁者使其力有餘而來者多民間之價可平今徵及米戶是令與事相矛盾也是出乎爾而反乎爾也是示大不信於民也而惡乎可哉且夫米戶皆逐末之徒勉供於上勢必取償於下

仍不得不藉米價之贏以補其絀而民間終不免
食玉之虞矣前此鹺商報捐三十萬
皇上以偏災之行不惜數百萬帑金以濟民食豈
藉此商捐名目以爲調濟命仍於鹽課存項動支
所有商捐三十萬不準行大哉　王言亦以虞
商力之缺乏也鹺商倘爾何況其他愚以爲它捐
猶可獨於米戶之捐似未可行以其於政事有妨
也自宜飭令米戶無許昂價糶既平而惠之施也
均矣子產曰抑心所爲危所以告也不敢告之於
當官而私論如是吾子以爲何如道光三年十二

月

伏生口授尚書辨

孔安國書序云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按漢書儒林傳云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是伏生本經未全失也疏云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於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闇至年九十晁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按漢書儒林傳云齊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為博士而

伏生孫以治尚書徵當時傳尚書者甚多伏生之經縱失凡所傳之人豈亦盡失其經不能取以教錯致煩口授乎又豈伏生教人皆係口授不執經乎知其未必然矣孔序既不可信穎達不質之班史而依附序說想像爲言無怪乎後之人辭而闢之也且伏生既有孫又能治尚書錯往受時伏生亦不應使其女傳教疑亦衛宏之妄至謂齊潁語異錯所不知者以意屬讀則錯所傳已非伏氏完書矣班史皆無其說

支子不祭解

曲禮云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注不敢自專也謂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者疏祖禰廟在適子之家而庶子賤不敢輒祭之集說呂氏云尊者之祭卑者所不敢尸也故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是說也予嘗疑之是支子雖貴終不得一伸其祭於家且祖父本庶人宗子亦未爲士大夫而庶子反崛起於寒門之中宗子既無廟庶子必從宗子祭於寢是祖宗不得享大夫之祭不惟無以伸人子之情亦非朝廷報功之意

矣愚按所謂不祭者葢專據公族世祿大宗有廟者而言如宗子之祖父爲大夫爲士已有三廟二廟宗子亦爲士固非祭於寢者庶子而爲大夫則毋庸立廟以大夫牲體祭於宗子之家俟庶子之子繼爲大夫立禰廟可也若庶姓之家庶子爲大夫自當立廟專祭不當拘支子不祭之說重宗系而輕爵命古人不若是悖也按開元禮官尊而立廟其主祭則以支庶封官依大宗主祭兄陪於位以廟由巳立不得延神也或兄弟分官則各祭考妣於正寢開元禮草刱於徐堅李鋭賈登張烜施

敬本陸著經論定於蕭嵩王仲邱諸臣之手必有
根据商家兄終弟及周代廢嫡立次其宗子之子
孫不有牽牲贊幣於七廟者乎此有所伸彼有所
屈理固宜然則支子崛起爲大夫必不廢廟廢祀
可知也特禮無明文注疏亦未辨析耳

禫服考

自鄭康成王肅論喪期有二十七月二十五月之不同習禮家紛如聚訟而禫服之說遂至今不明儀禮中月而禫鄭以中月爲間月王以中月爲月中爲鄭學者言祥之日鼓素琴孔子彈琴笙歌乃省哀之樂非正樂也正樂乃八音並奏使工爲之君子三年不爲樂樂必崩三年不爲禮禮必壞故祥日而存之非有心取適而作樂也三年之喪君子居之若駒之過隙故雖以存省之時猶不能成樂是以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禮記所云

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喪之大事畢也謂除衰經與堊室耳餘哀未盡故素縞麻衣著未吉之服則禫不在祥月此特為重喪加之以禫非論其正祥除之義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其正二十七月而禫者明其加為王學者言禮記三年之喪再周二十五月而畢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又祥之日鼓素琴以此證無二十七月之禫後儒多是王而非鄭龍眠方素北古今釋疑謂

禮始虞曰哀薦祫事再虞曰虞卒哭曰成事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獨無辭是禫乃除服之名非祭名也既祥則除矣凡三年之喪既虞視齊衰既練視大功既祥則麻衣輕於緦矣不言禫何時除是禫即除之名矣方之言亦即王之論也近讀鄉先輩毛稚黃先生文有書沈朗思論禫服後一篇以二十五月為非謂王肅盩誤讀檀弓耳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此禫字是指禫服始終包兩月日數在內者也徙月出月也徙月樂者禫服既終又出月乃

作樂逾正服兩年是二十七月矣王肅誤謂祥祭之月服禫出月便作樂祥祭是二十四月又出月則二十五月且謂旣作樂必是禫服亦除故以爲二十五月而除服葢未嘗合間傳觀之耳間傳云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中月謂間一月則兩月矣又期是兩年二十四月矣大祥後又兩月則設禫祭而除禫服二十四月加兩月是二十六月又徙月乃樂二十六月而又出月則是二十七月也然二十六月禫服除是服都除而康成謂二十七月而除服者葢雖除禫服而餘哀未忘故必出月始

作樂是此一月中本已無服而康成云云蓋哀而不樂猶有服之心焉猶之無服之服云爾按先生此解甚明二十七月今遵爲功令無所疑義是禫服者乃在大祥後之兩月內祭後即除其第二十七月并不得謂之禫矣以餘哀未忘故統以兩周之後三月名爲禫也然則鄭所云二十七月其實止二十六月耳又禫不僅施之父母喪服小記所謂宗子母在爲妻禫及爲父母長子禫是也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不知康成何以獨主父在爲母言又禮疏云慈母亦疑禫妻爲夫亦禫但記文不具耳

簡松草堂文集卷十終